

跃进的姑娘

豫 剧



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剧本选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人 物 表

- 吳月梅：(梅)24岁，技术员，党员。
- 吳守成：(成)50多岁，老技术员，月梅的父亲。
- 王双喜：(喜)24岁，突击队队长，党员，月梅的未婚夫。
- 吳大娘：(娘)50多岁，托儿所教养员，月梅的母亲。
- 赵文书：(支)30多岁，社支书兼社长。
- 吳玉兰：(兰)22岁，妇女队长，团员。
- 小调皮：(皮)15岁，少先队员，月梅的表弟。
- 刘拴柱：(拴)22岁，团员。
- 梁志强：(强)27岁，社委委员。
- 吳玉环：(环)24岁，积极分子。
- 东西倒：(东)60多岁，社委委员。
- 吳大爷：(爷)60多岁，社员。
- 妇女甲、乙、丙、丁等数人。
- 青年甲、乙、丙、丁等数人。
- 和平社代表数人。

第 一 場

1957年8月間，吳月梅的家里。院內有个葡萄架，結滿了发紫的葡萄，和周圍开放着鮮丽的秋菊。台中設一長方形的石桌、石橙、新盖的瓦房露出一角。

〔音乐的旋律加杂着百鳥齐鳴的合声，月梅母高兴地上。走至大門口向外望了望，又走到葡萄架下，又望了望結滿了发紫的葡萄。

母：（唱）家住在黄河岸方向正北，离县城十里地吳家灣集。

旧社会黄河常泛滥，片瓦不存子散妻离，

人烟稀少淨荒地，能干的小伙娶不上妻。

自从来了共产党，穷人翻身有了福气，

根治了黄河天灾害，再不怕那无情的黄水把俺欺。

村里組織起合作化，集体劳动夺紅旗，

为了农业大发展，技术員配备是双的，

要知技术員是那个？两个都出在俺家里。

一个是我老伴梅她爹，另一个就是俺閨女。

提起俺閨女，两眼笑眯眯，

前年入了党，做事有主意，

找了个好对象，不胖、不瘦、不高、不低、粗眉大眼、心底忠厚，說話又和气。

她在社里当隊長，

犁地、耙地、搖耬、撒种、散麦、垛垛、揚場、放滾，哎呀呀！庄稼行里她数第一。

支书和月梅县里去开会，至今四天还未归，

这次开会定是解决大问题，要不然她们俩早就该回。

一开会四五天信就没寄，倒叫我做娘的常挂心里！

〔双喜上。〕

喜：大娘，大娘！

母：（见喜高兴地）双喜，是不是月梅开会回来啦？

喜：回来啦！

母：在那呀？

喜：在那儿我也不知道呀！

母：那你怎么说回来啦？

喜：你刚才不是说她开会回来啦？

母：哎！我是问你，那个叫你问我，月梅开会到底回来了没有？

喜：是这样，大娘！（唱）

八月天气秋风吹，不知她几月才能转回，

明天有人进城去，是不是与她捎棉衣？

母：（唱）听双喜，说一句，笑在脸上喜在心里，

他年纪不到二十五，（指双喜）啥事想的恁周密。

俗话说，从古至今娘疼儿，

那料想没过门的小夫妻，知冷知热，比我还疼俺闺女。

转面我把双喜叫，大娘有话听心里：

月梅开会走的急，匆忙忘记带棉衣。

喜：大娘！开会恐怕得等几天，再带两件单衣也好换洗换洗。

母：好好，你等等，我去取，我去取。

〔母急忙下，双喜高兴地走到葡萄架下，欣赏美丽的秋菊和葡萄。月梅上。〕

梅：（唱）八月桂花满院香，路旁野花散芬芳，

百鳥成群齊歌唱，月梅開會轉還鄉，
村頭與支書分了手，三步來到大門旁，
急忙俺把門兒進——

（夾白）娘！

喜：（唱）猛抬頭見月梅我手慌腳忙。

啊，是你！支書呢？你怎么今天就回來啦？（又高興，又不知道說什麼好）

梅：我們一塊回來的。會一開完，我恨不得想一步就跑到家里。

喜：（不好意思地）我以為你開會還得幾天哪，你走時忘了帶棉衣，我是來取衣服準備給你送去哪！

梅：給我送衣服？現在地里活這樣忙，再說……

喜：不！是託供銷社的老王給送去。

梅：喜，你對我可太……（二人甜蜜地站在葡萄樹下）

母：（看到他二人的表情，進退兩難）哎！月梅，你回來啦？

梅：（不好意思地走到娘跟前）娘，我回來啦。

母：孩子！快坐下歇歇吧！

〔栓柱、玉蘭、志強、小調皮，边上边叫。

蘭：月梅！月梅！

栓：嘴，還是你們近乎，消息真靈通呀，我們剛聽說月梅回來，就趕快往這跑，結果還是遲到！（眾笑）

皮：那还用你說，人家是誰你是誰，不識眉眼高低，未曾起程，無線電話就早通知啦。

梅：還有沒有啦？有嘛再吃点泻鹽，把五臟六肺里的東西全倒出來。（眾笑）好了，大家快來坐吧！

蘭：月梅。

栓：不兴叫月梅了，现在是咱们的技术员。

兰：哦，对对，技术员。技术员同志，你们在县里开了四天会，都解决了些什么问题？

梅：解决的问题可多啦，听了丰产经验的报告，还参观了丰产展览会哩。

(唱)县里召开了社干会，参观展览丰产粮，
麦粒足有黄豆大，谷穗就有两尺长，
玉米个个象棒槌，黄豆就象铜铃响，
棉花如同胖娃娃，冬瓜架上象水缸，
和平社小麦亩产八百斤，亩产两千斤是秋粮。

栓：那人家可真是太棒了。

众：太棒了。

母：梅，这是真事吗？

梅：看，我还能说瞎话吗？

皮：表姐，你怎么不把那谷穗、小麦、黄豆、玉米、冬瓜、棉花带回来叫咱也看看呢？

喜：展览会上的东西能随便乱拿么？

栓：哎，双喜队长，你别作解释工作好不好！

兰：不替技术员说两句，咋能证明他们两个正在对象呢？大娘，你说是不是？

母：这孩子！（众笑）

〔吴守成上。〕

成：怎么这样热闹呀？

梅：爹！

成：（惊喜地）啊！月梅，是你回来啦？

皮：表大爷，你听听俺表姐带回来的好消息吧！

成：好消息？那好呀。月梅，你講給你爹听听是啥好消息？

梅：我們除了开会，更主要的是參觀了双季粮食丰产展覽会，并且学习了各社的农业丰产經驗，特别是和平农业社的小麦，真是穗大粒飽，亩产五千斤。

成：什么，五千斤？

众：对，五千斤。

梅：是呀，还有給咱一样条件的五家滩社，提出了明年要亩产五千斤，保証赶上和平社。

成：啊！五家滩要亩产五千斤？

众：咱們提保証了沒有？

梅：根据咱們社的条件和力量，学习了人家的丰产經驗，咱們赵支书在会上也提了保証。

众：多少？

梅：明年要亩产七千斤！一定赶上和超过和平社。

成：（惊怕地）啊！七千斤？

梅：爹，你看中不中？

成：中，連坷垃算在一块，一万斤也能打，簡直作梦。（下）

梅：爹……

皮：表大爹……（众喊下）

——幕落

第 二 場

村头，台左角露出将要落坡的太阳，晚霞的光芒四射，台左角有棵高大的柿子树，舞台中間有两行整齐的向日葵。树下有块石板，台左有一石磙。

〔二幕外，东西倒上。

东：（唱）正名本叫張吉草， 外人送号东西倒。
月梅辦我心眼活， 支书說我作事用的腦子少。
非是我把腦子用， 操心過度活不老。
腦筋衰弱早死掉， 共产主义还咋瞧。
干脆遇見了麻煩事， 不如听人家咋开交，
剛才社長叫开会， 会上多听少叨叨。

〔欲下守成上。

成：大哥，大哥！你上那去呀？

东：啊，是老技朮員呀！去开会呀！

成：开会研究啥事你知道么？

东：不知道呀！

成：你听！（唱）

适才聞听月梅对我言辦， 提保証每亩产七千斤粮，
庄稼活我本是一把好手，技朮員我定要在会上开腔。
社里的基础条件稍微一讲， 管叫他認識到保証提的
猖狂。

（气愤地下）

东：对，七千斤簡直是胡鬧，胡鬧，老弟，老弟！（轉身想
了一下）唉！（下）

〔二幕开。支书上。

支：（唱）共产党好比太阳星， 农业綱要象明灯，
农业展覽人激动， 县委指示記心中。
大会以上我提保証， 亩产七千超先鋒。
必須技朮大革命， 有些人思想關不通。
今日召开辯論会， 解除顧慮創奇功。

(向內喊)月梅! 月梅! (月梅上)

梅: 支书! (一看) 嘿! 开会的人怎么还没有来呀?

支: 是呀!

梅: 对啦, 我爹找到你没有?

支: 听说他找我, 是不是对咱们提出的保证不通呀?

梅: 是呀。他说我们简直是做梦, 你想, 他是技术员, 又是社委委员, 要是他不通……

支: 要是他不通, 群众就会更不通, 对么?

梅: 那还用说。

支: 不通的不光你爹一个, 所以我们首先召开社委会, 干部先进行辩论, 然后再让群众辩论, 讲通道理, 解除顾虑, 树立信心, 不过要记着, 辩论对那些花岗岩的保守思想, 也不可能特别有效。

梅: 那怎么办?

支: 那就象毛主席说的, 让他带着花岗岩的脑子去见上帝吧!

(二人笑, 玉兰、双喜、志强、吴守成、东西倒同上。)

众: 支书, 回来啦!

支: 回来了, 同志们坐吧!

东: 支书, 你开会一去就是四天, 你可太辛苦呀!

喜: 很多人说, 一天不见到你, 就象房子缺了大梁似的。

(众笑)

支: 同志们! 这几天施肥的情况怎么样?

兰: 我们妇女队每亩施肥一万斤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

喜: 我们队的任务也完成了。

支: 那好呀! 这样就不耽误下一步的工作啦。

梅：爹！你身上咋这么多土呀？

成：刚才在地里施肥的时候弄的。

〔梅忙将爹身上的土打净，便坐到石碾上坐下。〕

梅：支书，大家都到齐啦，现在开会吧。

支：同志们！（唱）

和月梅进县城开会四天，在农业展览会详细参观，
党中央提出了亩产四五八，咱们县表决心要跨江南。
三个月水利化定要实现，动脑筋把盐硷地改变良田，
兄弟社在会上提出保证，夺红旗咱提出亩产七千。
今黄昏特召开社委会，亩七千想办法一定实现。

同志们，感到这个指标有没有困难呀？

强：要是千把斤还差不多，这七千斤，我看有点拿头。

兰：支书，要象月梅刚才介绍的情况，我看亩产七千斤没有问题。

成：支书，亩产七千斤，多打粮食，为了过好日子，我赞成，看看咱们社的基础和条件吧：第一、吃饭的人多，干活的人少；第二、女的多、男的少；第三、土地多畜力少；第四、洼地、盐硷地多，平地和肥地少。解放这七八年啦，除了前年，那一年不吃救济粮呀！咱们去年才算把灾区帽给摘掉，今年怎么能够敢提亩产七千斤的保证呢？这不是空口白牙么？

支：青年突击队队长，你的意见呢？

喜：我顾虑的主要是人力和畜力不够。

梅：我认为不是这个。（唱）

只要信心大，困难不怕它，

黄河把路让，大山能搬家，

戳天天要破，踩地地要塌，
天塌社員补，地裂社員納，
党的領導好，集体力量大，
只要咱們一条心，黃土也能變成金。

(夾白)你記得吧？

咱們也有五畝地，去年畝產四百斤。

成：(唱)別光提過五關斬六將，

(夾白)可別忘了前年！

百畝地只打百斤糧？

提保證也不看客觀情況，一千畝鹽鹼地從來不打糧，

老天若把大雨降，尿屎糞土沖個光；

老天不把大雨降，田苗干死草發黃。

東：(背場唱)听東成，把話表，

往事一大套，鉅進我的腦後勺。

年青人，性情傲，利害關係全不曉，

說話如放砲，不知道眉眼有多高，

想這鹽鹼地是夏季淹，秋季澇，

天晴一把刀，大雨一團糟，

每畝七千瞎胡鬧。哼！瞎胡鬧。

支：大伯，關於你所提的咱們人少、牲口少，鹽鹼地多，不是淹就是旱等……這些客觀情況不但看到了，同時，在沒提保證之前，和月梅不只一次的研究過。

成：那為什麼還提七千斤的保證呢？

梅：那是因為我們要過幸福日子呀！

支：對！同志們，根據咱們的基础和條件，畝產七千斤的困難是很多的，只要相信群眾，依靠群眾，農業上大鬧技術革

命，我想困难会克服，保证会实现的。

喜：对！就是有了人，有了干劲，但还是采用老的办法耕种，我看每亩还少不了只打百十斤。

兰：我也是这样想，只要改变咱们的耕作方法，每亩七千斤我想保证一定可以实现的。

成：有没有亩产七千斤的耕种办法呀？

兰：这……，

成：是呀，你要真有了这个办法，保证我这个技术员耻于你干。

兰：你别这样说，我问你——（唱）

你常说小麦是低产，和平社为何亩产粮一千？

成：（唱）一定是他们的亩头大，再不然虚报成绩把人瞞。

梅：（唱）亩的大小都一样，上阡时县委在跟前，

他们创造了好经验，确实每亩产一千。

强：哎，对啦！月梅，咱们照着他们的办法耕种不就行了吗？

支：那怎会行呢？他们是每亩一千斤的办法，而我们呢？要亩产七千斤。

强：那……

支：那就要在他们丰产经验的基础上，继续进行技术大革命才行呀！

东：这可不容易呀！

支：革命就不是个容易事，大家怕不怕困难呀？

梅、兰、喜、强：不怕！

支：七千斤的保证能实现么？

梅、兰、喜、强：能！保证能实现！

喜：一定要象工人老大哥那样，在农业上进行創造发明，鬧技术革命。

梅：同志們！咱把話先說到头里，提保証是为了大家幸福生活，决不能見了困难就低头。

喜、兰、强：技术員你放心吧！

成：支书，我也把話先說在头里，你是党支部书记，这个保証实现不了，到时候丢人現眼可沒有我的份。

支：好！沒有你的份。同志們，我們提的保証，明天就向群众宣布，进行辯論，树立信心，为每亩七千斤而奋斗。另外，为了全面丰收，县委指示：首先要兴修水利。为此，党支部决定，水渠从老鰲集那块地开起，經過五十亩那块盐碱地，給黄河連起来。

成：修渠？这地里活呢？

支：地里更要加勁去干。

喜：支书，修渠什么时候动工呀？

支：明天把水利委员会成立起来，組織一下人力，准备下家俱，后天就动工。

强：那好呀！我干什么？

支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

喜：支书，可不能少了我这一份呀！

支：八斤半的大鯉魚，少了你能成席嗎？（众笑）

兰：支书，我提个建議，（看喜和梅）千万可別把他們两个編到一块呀，要不她……（調皮的样子，众笑）

梅：你这个死鬼！（打兰，兰忙跑到支书背后）

喜：你別小看人，不在一块工作，难道我們就沒有勁了么？

强：（玩笑地）嗨，嘴上說的怪好听，其实心里头……

喜：心里头也是一样。

支：好了，那就根据工作需要吧。

喜：这还差不多。

支：同志们，咱们再看一下地形，把地段划分一下。

众：好！

〔支书、月梅、双喜、玉兰、志强同下。吴守成、东西倒望众下。〕

成：哼！作梦吧，亩产七千斤，我到要看看你们的本事有多大。

东：我看呀，到时候非连麦杆子都算上不可！（二人下）

第 三 场

中秋节的黄昏。河渠工地。

舞台右上边露出修渠工地一角，台左上边，有棵垂柳，

〔修渠河岸插着很多小旗，上写“青年突击队”一面大旗飘在上空。〕

（合唱）

 黄河流水十八湾，

 湾湾里边有庄田。

〔男女青年踩着劳动的舞步出场。〕

（女齐）兴修水利抗自然，

（男声）越过黄河跨江南。

（合唱）男女老少加油干，

挖渠挑土跑在前。

(男齐)小伙子举起鎬，

(女齐)姑娘們把土剷，

修渠多流一滴汗，

(合唱)汗珠結成幸福園。(內鐘聲)

(內喊)休息啦！休息啦！

众：不休息，不累呀！

栓：(高兴地向內喊)不休息呀！越休息，我們越累呀！

众：(笑)(內喊)同志們！休息一下，喝点水再干呀！

梅：(向外)好好，就休息。(轉身对大家)同志們，休息一下再干吧！

众：好，休息啦！

兰：哎！咱不是規定好，休息的时候学习文化么？

环：对，文化教員，文化教員！哎？怎么沒来呀！

喜：对啦！忘了告訴大家了，文化教員进城去联系肥料問題去了。今天的文化課就暫停一下。

众：好，沒意見。

栓：哎，小調皮，今天文化課不上了，趁休息的时候，把你編的快板給大家唱一段，活跃活跃大家的情绪怎么样？大家同意不同意？

众：同意呀！欢迎，欢迎！

皮：不行，不行，我还没編好呀！

环：小調皮，別門后的拘担啦，快唱吧！

栓：(快板)小調皮，叫你唱，你就唱，別扭扭捏捏裝姑娘，如今咱們得解放，妇女翻身学大方，你要胆敢再不唱，拿个帽子給你扣上，嬌气、暮气、傲气、官气、驕

气，哎……反正你是个沒出息。

众：哈……

兰：小调皮快唱吧，要不然哪……

皮：（无奈地）好，我唱。

桂：这多干脆呀！

众：快唱吧。

皮：哎……不过我先得声明一下，編的不对，唱的不好，請同志們多加原諒，請二位隊長多加批評，技朮員指导。

兰：小调皮真不简单呀，人家說书有个帽，如今快板你也給添上帽啦！

皮：好，众位同志，穩坐两旁，听我慢慢的道来！

未曾开口笑呵呵，

小调皮我要把話說，

为了咱們享幸福，

技朮革命爭劳模，

毛主席号召兴修水利，

保証防旱又防涝，

苦战一月未完成，

鸡不叫干到太阳落，

昨夜灯火赛龙灯，

亦声如雷震耳朵，

妇女赛过穆桂英，

中年人好比武松打虎醉山坡，

少先队好比李元霸，

老年人好比当年黃忠战張郃，

人人比干劲，

一个强一个，
要算那，月梅、双喜、志强、玉兰、栓柱、狗妞、
三娃、四妮、哎呀呀！新人新事实得多，有的我还
沒記着，
都是咱修渠的英雄和劳模。

众：好啊！好啊！

甲：向修渠劳模学习！（众随呼，支书上）

支：真熱鬧呀！又是小調皮在活跃的哪！

梅：支书，你沒听，人家的快板說的可漂亮啦！

栓：哎……（大家靜下来）小調皮不简单，快板編的真新
鮮，表英雄，唱模范，人人听了把干劲添，支书要
是願意听，小調皮再来一段沾不沾？

〔众笑。〕

支：嗨：你也成了快板专家啦！哈……

栓：我呀，要給小調皮比起来，可差的远哪！（学小調皮）
众位同志穩坐一旁，听我慢慢的道来！（众笑）就这一
手我就来不了！（众笑，小調皮打栓柱，栓躲开）

支：同志們，从修渠工程的情况来看，可以看出我們农民无
限的智慧和力量，根据目前的任务来看，修水渠还要提
前才行。因为实现亩产七千斤的問題，不全靠水渠，更
重要的是耕种上的問題，必須把这問題找到。

栓：支书，这問題咱們保証能找到。

支：時間不等人呀，今天是八月十五，秋分快到，如果秋分
已到，就須集中力量搞秋种，那么水渠得暫停下来，停
工倒沒啥，万一碰上个大风雨，这水渠就須从头开始。

喜：从头再来：那我們这几天的汗不就算白淌了么？